

## 一半山川带雨痕

辛卯春，我来到位于南京汉口西路 32 号傅抱石纪念馆。此时天空正下着细雨，绵绵雨丝缠绕着松树、杨树、柏树，也缠绕着面前这幢西式小楼。

我从文献中得知，傅抱石是 1963 年春天从傅厚岗搬过来的，这里比较安静，适合创作一些作品，直至他去世。纪念馆里保持傅抱石画室原貌，墙上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南石斋”匾额，两侧对联为：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画案极为简陋，仅仅是几块木板拼起来而已。傅抱石在这里创作了《韶山耸翠》、《雨花台》、《蝶恋花》等重要作品。社会上一直传说傅抱石作画不让人看，因此，这间画室在人们传说中隐约有些神秘。大家觉得他作画有秘密武器，或是一些特殊技法技巧。傅太太罗世慧女士曾解释说，傅抱石有

鼻炎，加之作画容易进入状态，常常将笔放嘴里捋捋，所以形象不好看怕见人。亚明先生讲傅抱石作画全神贯注，如果有人站旁边，注意力不集中，创作情绪会受到影响。魏紫熙生前跟我说，主要是怕人偷学。画画也是一门手艺活，大凡手艺人总是怕人偷艺，所以他不让人看。我想这种种原因应该是兼而有之，不过这间画室确实太普通，太平凡，与我想象中大师的画室应该有很大差距。据说当初画案一角摆一敞口瓶，插着管，瓶里有酒，傅抱石作画需不时吸一口方能提起精神，挥洒笔意。傅抱石画画喝酒好像成了他特别的作画方式，似乎离酒便不能画画，真是这样吗？画室窗外春雨飘扬，它们浑身洋溢着激情活力，幸福地舞之蹈之，打在玻璃上的雨点，慢慢悠悠自然流淌着，呈现出不规则的图形，很有些中国水墨画味道，我的思绪也跟着雨水移动的脚步走回从前。

### (一)

1963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初五，中国传统端午节。南京总统府西花厅桐阴馆里，大家笑语喧哗，热烈交谈着各自美术创作的收获。江苏省国画院首届学员班的学员们也已学成结业。傅抱石看到雨水在屋檐下汇流成水柱，雨帘像珠帘一样破碎又涌现。先前的小路成了临时溪涧，流向远方。眼前的芭蕉被雨水爱抚之后，愈发显得青春靓丽而娇美，很让人产生写一首诗或画一幅画的欲望。恰巧，有学员提出要

求，傅抱石当众挥毫作画，创作《听泉图》。也许平时不容易见到傅抱石当场作画，许多画师也围过来。只见傅抱石饱蘸浓墨先皴出近处的几块石头，接着又用他最拿手的“抱石皴”画出中景，最后画点景人物，仿佛细细聆听着，正享受着无穷的乐趣。关于这件事，我在许多参加者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也许傅抱石难得当众作画的缘故，所以大家印象特别深。其间，夏阳先生当场作诗一首，内容为：底事人群挤满堂，非关风雨闹端阳，桐阳馆里茶当酒，不读文章读画章。不知是疏忽，还是其他原因，傅抱石当场喝的是茶，并没有酒，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意外。大家纷纷传言，说傅抱石当年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时，由于没有酒提不起精神，周恩来总理特批了两箱茅台方顺利完成任务。我看到另外两篇史料上介绍说，傅抱石先生的茅台酒是老师们从自己定量配置的茅台酒中挤出来的，另一个说法是郭沫若讲贵州茅台酒厂送的。其实，酒怎么来的并不重要，但傅抱石好酒，绘画必有酒却传播很远。他有一枚闲章叫“往往醉后”，盖在特别满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酒与创作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傅抱石并非离酒不能握笔，像这次没有喝酒，并当众画成了《听泉图》，无论谋篇布局还是笔墨掌控方面，无疑是傅抱石六十年代的重要作品之一。他已经非常成熟了，胸中装有千山万壑，加之心情明朗开阔，一扫解放前的阴霾之气，可以任意挥洒，成就一代巨匠。

## (二)

傅抱石早期最著名作品为《万竿烟雨》，作于1944年。当时傅抱石住重庆西效金刚坡。金刚坡四面环山，林木郁翠，雨水多，湿度大，整天雾蒙蒙的，不下雨也不晴，下过雨就起雾，充满了诗情画意。傅先生每天去沙坪坝教书，来回约十余里。有一次在山中遇雨，他钻进竹林中躲雨。雨丝从云层中撒下来，像宋词一般，隽永缠绵，漫山遍野流泻着。一会儿，节奏加快，天空的圆筛子猛然筛出雨绳，又分出千万股小绳，抽打山间的小径、竹林、野草……有雾气，腾腾的，天地间一片泛白。傅抱石被眼前奇妙的景色所吸引，回家乘兴画出该画。应该说是画家一次偶然触发，虽然是“偶然触发”，却是无数次观察中的必然爆发。看《万竿烟雨》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空气潮湿阴冷，袅袅围绕着你，瞬间想产生添加衣服的欲望。中国画画雨相当难，关键要表现出雨的感觉，如烟似雾，朦朦胧胧。作品中雨点是用白粉甩出来的，然后用大笔蘸淡色斜刷几道，风雨的气氛出来了。据说川中多雨天，金刚坡位于重庆西郊，更应该是多雨地带，而四川山水的结构、造型、氛围非常适合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傅先生在金刚坡期间形成了他的创作高峰，佳作连连爆发，不知是四川山水成就了傅抱石，亦或傅抱石成就了四川山水？有人讲傅抱石山水成就归结于所用的皮纸。这种纸产自四川，纸质比

较差，纤维粗，但确实便于表现川中的山水。数年前，我在画家徐善先生家中，看他用傅氏笔法在皮纸上作画，果然是满纸烟云，犹如畅游于山间，听飞泉淙淙。尽管如此，我仍觉得纸只是外因，傅先生是个狂风暴雨型的画家，进入创作中完全忘我，他的灵魂顿时到他所营造的山水中畅游，岂能仅凭技法、纸张就能做到？

### （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傅抱石创作了另一幅重要作品《潇潇暮雨》。我曾为该画作诗一首：山体是乱麻/山峰是乱柴/山中的树/被乌云洗过一般/通体焦黑/1945年春天/在傅抱石笔下/祖国山河风雨飘摇/恰是捆捆乱麻/堆堆乱柴。

据传该画是受明代诗人李东阳《游岳麓寺》一诗启发而画的。原诗前四句是：危峰高瞰楚江干/跑在羊肠第几盘/万树松杉双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描绘的是湖南山区，傅抱石作品却是四川山区雨景。傅先生对该作品颇为满意，山中之人是在大幅雨景山水完成之后加画上去的。先将大画挂于墙上，用剪好的纸人在画上反复推敲，最后方确定下来，可见傅先生对该作品用心之深。《潇潇暮雨》气势磅礴，电闪雷鸣，风急水旋。最能体现“抱石皴”的魅力。傅抱石从传统的“破笔皴”和日本画法中得到启发，从蜀中山水中得到灵感。落笔之际，猛刷猛扫，如暴风骤雨，一泻千里，创造了

惊世骇俗的“抱石皴”。古代的皴法，都是用形象来命名的，如“卷云皴”、“披麻皴”、“雨点皴”等，唯“抱石皴”以画家名字命名，可见人们对抱石先生的喜欢之情。七十年之后，我在南京博物院亲眼目睹《潇潇暮雨》，亦能感受到雨在飘动，画中仿佛有雨声在我耳边响起，我瞬间裹紧衣服，有些凉意。《潇潇暮雨》也创作于重庆金刚坡。我没去过金刚坡，它在我心中是块圣地，想象那里绿树成荫，芳草茵茵，不时有缠绵小雨，细细打在你头发上、脸上、眉毛上，又慢悠悠流下来，酥酥的，如抒情诗一般，仿佛小夜曲。于是瞬间，你便感觉到自己是位诗人，是位画家。我假若去金刚坡，肯定不带任何雨具。我要和金刚坡的雨零距离接触。希望曾经洒在傅抱石身上的雨再洒一次，我想雨就是纽带，能将前贤和后学、两座城市、天上人间紧紧联系在一起。

#### （四）

1959年，正在匈牙利访问的傅抱石接到回国电报，和岭南画家关山月共同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为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宽9米，高5.5米的巨幅中国画，内容为毛泽东《沁园春·雪》词意。《江山如此多娇》为中国画史上最大一幅作品；又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为画题字；同时又有周恩来、郭沫若、陈毅等众多中央领导关心，逐给傅抱石带来巨大声誉，奠定了他在画坛的特殊地位。然而，这幅作品傅抱石并不满

意。1961年，他曾经要求一个人独立重画一幅，被拒绝了。出版的傅抱石众多画集中，收入该作品的很少。主要原因为：首先是两画家风格不协调，傅抱石热情奔放，关山月细致柔和，合不到一起。其次画幅巨大，经验不足，驾驭不住。大画绝不是小画的放大，内容安排和技法处理的难度加大许多。三是领导干预太多，拿出的画稿被数次修改，画家谁也不能得罪。如画幅右上方的红太阳，象征着英明领袖毛泽东，为了突出之，太阳一而再，再而三被要求放大。作为画家的傅抱石深深知道，鲜艳的红色太大必然会破坏画面意境，他很无奈。另外临时制作的工具问题、习惯问题、时间紧迫问题、情绪问题、酒问题等等，《江山如此多娇》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面对政治风雨，傅抱石不能像面对自然风雨一样，处理得游刃有余，更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畅达豪爽。

## （五）

1951年秋，傅抱石在南师大教授中国画。整整四年，他都没教学生一笔技法，更多的是沙龙式讲座。他讲徐悲鸿、张书旗作画如何勤奋，讲八国联军如何掠夺我们的国宝，唐伯虎科举作弊案等。再就是名作欣赏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培养大师的教育方式，提高学生的情趣，提高眼界，眼高方能手高，眼低了，手必然低。和境界相比较而言，技法的要求比较低，下功夫是可以达到的，而造就

一个大师所具备的气质、素养、世界观，绝不是技法所能解决的。

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傅抱石任院长。当初傅抱石所在的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没有人愿意去画院，许多人是从各单位借用过来的。钱松喆，宋文治是中学教师，亚明是一个地方报编辑。傅先生本身对画院兴趣不大，觉得画院以前都是为皇帝服务的，缺乏独立人格，属于工匠性质。但当时傅抱石在南师只是一名普通教授，而到了画院，自己是一院之长，可以全力以赴去画画。给画院带来声誉是随后举行的二万三千里写生，画家们走进火热生活，亲身感受到劳动者建设祖国的干劲和生活热情。他们边走边画边思索，创作出一批紧紧贴近时代的力作。不久在北京举办了“山河新貌”画展，出版画集，引起空前轰动，对中国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他壮游过程中创作的《枣园春色》、《延安宝塔山》、《华山图》、《漫游太华》、《陕北风光》等作品引人注目，傅抱石也迅速成为当时中国画坛的领军人物。

在赴延安壮游途中，车至铜川境内，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傍晚时分，车开到一小镇上，无法行驶。陪同的石鲁心急如焚，他冒雨寻到一处女浴室。浴室窄小无窗，黑而脏，气味难忍，仅有几条长板做床。听着雨声，傅抱石一会就鼾声如雷，悄然入梦。也许雨亦走进他梦境，雨滴晶莹剔透，发出



叮咚的悦耳声。有时雨声微弱，如同淡墨，被侧锋轻轻划过，像《平沙落雁》的天空，层次分明，浩渺无垠。有时雨声咆哮奔腾，仿佛无数的铁扫帚，气势恢宏，齐刷刷扑向大地，扑向大树，扑向《风雨牧归》中的小童。

## （六）

1965年10月3日，本是非常普通非常平常的一天，但对傅抱石和我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一天，我在老家出生，母亲后来告诉我，天空一直下着小雨。那一天，傅抱石下葬，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回忆说，那天“风微烟淡雨萧然”。我想，也许这一天是傅先生一生爱雨、恋雨、画雨，才会有这样的选择。也许天堂选择这一天，是满足画家一生的美学追求，与风雨结伴。《大司命》、《大雨落幽燕》、《巴山夜雨》、《秋浦云帆》、《不辨泉声抑雨声》、《西湖秋雨》、《萧瑟秋风今又是》等等，满纸雨雾，烟涛迷茫，一半山川带雨痕。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过，傅抱石一生到底画了多少幅雨景？我觉得统计也是枉然，雨已将千山万水、千岩万壑深深流进他的胸怀，他的灵魂，他和风雨已经是兄弟，零距离不分彼此，融为一体了，倘若要求明确统一，岂不多此一举？

傅抱石曾创作一幅毛泽东《蝶恋花》词意。图中飘飘雨丝上下相联，将天上人间融为一体。嫦娥在空中翩翩起舞，吴刚则捧出桂花美酒。原诗虽然表达是迎接杨开慧、柳直旬

烈士之意，但又何尝不是他们在天堂迎接傅抱石先生呢？也许那雨丝就是直赴天堂之路，也许是引导之幡。傅抱石去了，去会他的湘夫人、云中君、山鬼、大司命去了，他要给他们画画，和他一起饮酒，聊天……

我不知道10月3日，全中国有多少地方下雨。绵绵秋雨凉飕飕，大概是大家悲凉心态的真实写照吧。大师驾崩，山河呜咽，天公垂泪。天若有情天亦老，天若有情天垂泪。

走出纪念馆，雨仿佛小了一些。那些墙上的藤显得苍翠欲滴，在雨中发出绿油油的光，有些晃人眼。雨在墙上蠕动，似乎没什么规则，如同傅抱石画中的“抱石皴”，仿佛是乱柴皴，又好像乱麻皴，总之像他的画，不仅形象，声音亦像。

## 一抹江南丹阳

壬辰五月，几位朋友相约赴丹阳。同行的蒋国星局长是正宗丹阳人，潘金陵主编为镇江人，亦十分了解丹阳。途中我曾问，丹阳历史上出过哪些名人？众人说了许多，最后方提到吕凤子，好像吕凤子是可有可无的。我有些诧异，吕凤子可不是一般人物啊，怎么逐渐为人们所忘却呢？

车至丹阳，阳光正盛。红彤彤太阳光直泻下来，晃得大家有些晕，眼皮一跳一跳的。平时在南京也和太阳零距离，仿佛没有这般雄浑，也没有这般明亮，为何？我忽然想到丹阳地名，丹阳原意为丹凤朝阳，该是阳光最青睐、最钟情的地方，理所当然也是出才子、出俊杰的场所。因此，凤先生诞辰于此，顺理成章。藏龙卧凤，人杰地灵，好一抹江南丹阳。

## (一)

想起凤先生，不能不提他两幅一等奖作品。《庐山云》创作于1929年，凤先生带领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赴庐山写生。发现瞬息万变的庐山风景摄人心魄，让他激动狂喜不已。但如何表达心中的感受，凤先生颇费脑筋。经过对写生得来的十余幅画稿提炼归纳，创作了大写意《庐山云》。全图大气磅礴，雄浑高雅，水墨交融，酣畅淋漓。

《庐山图》原先挂在中央大学教师休息室。徐悲鸿见之，认为“开当代绘画新风”，赞扬有加。他曾劝凤先生将作品寄往法国参加巴黎博览会美展。凤先生委婉谢绝，他谦逊地说：“不行，不行，画作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参加世界展的地步，再说，我也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徐悲鸿知道凤先生处世低调，不愿意自抬身价。因此，他悄悄取下画寄往巴黎，代凤先生报名参赛。结果在十个国家画家参评时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被评委一致看好。凤先生也成为第一位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画家。当徐悲鸿把博览会颁发的奖章交给凤先生时，他才知道《庐山云》得了国际大奖。

凤先生另一幅荣获一等奖的作品为《四阿罗汉》。当初日寇不断轰炸重庆，灾难深重。有一次凤先生给学生上课，猛然间有三架敌机狂轰滥炸。凤先生连忙带学生钻到书桌下面，刚想跑出教室，又逢敌机扫射，教室、围墙尘土飞扬。

望着眼前的惨状，凤先生怒火中烧，创作了《四阿罗汉》。凤先生没有直接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是画了四个罗汉。在他心目中，罗汉就是菩萨，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四阿罗汉》被组委会评为一等奖，评委们普遍认为该作融入了凤先生的真情实感。《四阿罗汉》画了四个半身罗汉像：前面的罗汉眉头紧锁，紧握双拳，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右边的罗汉仰天傲视，右手置于胸前，神态怡然；后面两位罗汉在对话，一位指点说事，另一位有同感，捧腹大笑。四位罗汉造型准确，笔墨简洁，表情生动，给观者以深深的联想和思索。画幅左端有跋语：竭来闻见，弥触悲怀，天乎？人乎？狮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不其竟大笑也，凤先生又志。此跋语含义深远，隐晦难懂，不知何意？

## （二）

凤先生除了书画方面的成就，堪称一代宗师，还是杰出的理论家和教育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极左的文艺界人士鼓吹民族虚无主义，攻击中国画不科学，不懂透视，不符合解剖原理。中央美院甚至将中国画系改为彩墨画系。吕凤子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文艺界的情况，心急如焚。冬日，凤先生坐在院中藤椅里，太阳自树影空隙中直直射下来，金针一般刺得他难挨。

凤先生用手遮挡毡帽沿，往上仰望。空中光线色彩斑斓，五颜六色，特别凌乱，没有往日的素雅和宁静，格调和品味。这多像画坛的现状啊！凤先生慢慢挪进书房，拧开笔，他有话要讲。他当时已患肺癌，吐血。血压非常高，下 120，上 200 左右，头晕，手浮肿，凭着顽强的毅力，从 1955 年 3 月 11 日开始动笔《中国画法研究》，至 1957 年 7 月 10 日完成，历时两年零四个月。

文中，凤先生维护了中国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书稿完成一个月后，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将其油印成册分发给画院画家学习，前后再版 10 余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六十年代初，以傅抱石、钱松喆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凤先生的《中国画法研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仍在产生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凤先生有感于母亲四十岁始读书，毁家办学，创办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抗战时期，他在璧山又开办正则职业学校蜀校和正则艺专。抗战胜利后，则无偿移交给当地，至今璧山的老人还在谈论他的善举。返回丹阳后，凤先生再重建正则，1951 年又无偿捐赠给国家。旧社会歧视女性，许多人得不到教育。凤先生创办的正则学校培养了许多女生，教给她们一技之长，融身于社会。最突出的是凤先生经过多年探索，发明了“正则绣”，以针作笔，引画法入绣法，提升了传统丝绣的艺术表现力，五十余年还灿灿耀眼。我们在凤先生孙

子吕存的工作室，欣赏了反映江南女性和汶川地震的正则绣，又在年轻的女工艺美术师方美珑和石丽君处观赏了她们创作的人物肖像绣、花卉绣等。谈到凤先生，每个人如数家珍一般，打开话匣子，滔滔聊起来。言语之间，能感受到她们对凤先生是那样的热爱；那样的敬佩；那样的赞美；那样的崇拜……

凤先生终身从事教学工作，除了正则，他还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上海美专、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艺专、江苏师范学院等处任教，一生桃李满天下，育人无数。学生中间有刘海粟、徐悲鸿、张书旗、李可染、邓白、赵良翰、谢孝思、张安治、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特别是1940年，教育部聘请吕凤子为国立艺专校长。在抗战极端的困难之中，凤先生大胆聘用一批有才华的才俊充实教学工作，并且自己出资设立“凤先生奖学金”，帮助贫困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凤先生和后来担任校长的陈之佛、潘天寿合称为“国专三杰”，赞扬三人曾为国专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 （三）

抵达吕凤子故居已临近中午，天空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丝丝缕缕，缠缠绵绵，搅得人有些心烦。江南便是如此，梅雨季节，绵延不绝，如同思念的情丝，悠长而悲切。

故居为典型的丹阳民居，院内有一尊凤先生雕像。也许

是因为时间太长，或是缺乏擦洗，再则是阴雨缘故，有些绿苔，毛茸茸的，洋溢着腐败之气，颓废之气，让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眼前的塑像不正是凤先生经历的缩影吗？退去身上原有的光芒，完完全全为一个普通人。曾经的轰轰烈烈，为何如今备受冷落？寂寞？研究画史、画论的人是何缘故，对凤先生视而不见？颇让人费解。南京学者型画家萧平先生对凤先生情有独钟，牵头搞过数次凤先生纪念活动，推广介绍凤先生的艺术成就和高尚人品。萧先生曾向笔者分析，凤先生现今受冷落的主要原因是“恶人誉之”，不让别人讲他好话。

传统江南文人特别清高，恪守着人格尊严，把名节看得相当重，不愿意为了一己之利，丧失自己为人处世准则。如此想法往往与现实状况相悖，所以只能备受冷落。凤先生拿自己作品参赛都不愿意，这让许多善于钻营的同时代人觉得不可理解。张大千曾评价凤先生：“他的才华真高，但是他的生性却很淡泊，简直可以说已到了不食人间烟火地步。要是他稍微重视一点名利，他的名气就会大得不得了。”张大千先生概括得相当准确，凤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江南至今仍有这种风尚。新世纪初，笔者陪同评论家郎绍君先生来到吴县，距离丹阳不远的一处江南古镇。发现路边有人在写字，格调之高古，章法之严谨，远远超出一些所谓的职业书法家。郎先生问：“先生搞过书法展吗？”对方笑笑：



“玩玩而已，又不想成为书法家。”

凤先生虽然终身从事教育，但学生中女性占绝大部分。女孩子成年之后，面临着嫁人、生子，侍候公婆等诸多现实问题，所以学业上鲜有成功者。如此，对推广老师艺术成就，能力上显然不足。老师不名弟子弱，反过来亦然。其中固然有不少著名弟子，但绝大部分是偶尔听课而成为形式上的师生关系，与传统概念中的入室弟子完全是两回事，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因素。

再者，吕凤子作品过于高古，有的晦涩难懂，出现了曲高和寡的局面。他有许多作品令人费解，不知何意？一些收藏者选择放弃。中国画灵魂是笔墨，而凤先生笔墨已进入一种极高境界，许多人只能望其项背，不能完全领略享受其中魅力。凤先生书法是隶书和草书的结合，人称“凤体”，其学术价值远远高于郑板桥，但因其清雅，因其形式，至今尚未为人赏识。

如果将中国绘画比喻成浩瀚星空，凤先生无疑是太阳级别的。也许太阳个性强烈，还有黑子缺陷，但太阳就是太阳，谁也不能阻挡它的光芒。乌云、暴雨、雷电、雾气只能炫耀一时，闪现一瞬。

#### （四）

笔者长期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知道一代宗师吕凤子不